



宗密大師的「禪教一致論」

蔡惠明

宗密大師（七八〇—八四一）俗姓何，果州西充（今屬四川）人。因常住圭峯蘭若，世稱圭峯禪師。他少年通讀儒書，頗有心得。唐元和二年（八〇七）大師二十八歲時，正擬參加貢舉考試，有緣親近荷澤神會系下的遂州大雲寺道圓，言下相契，便披剃出家。當年並從拯律師受具足戒。有一天他在外出赴齋中受得「圓覺經」，誦讀有悟，回寺後向師尊陳述，得到道圓的印可，贊揚他當大弘圓頓教法，授予「華嚴法界觀門」，令他到各處參學。元和五年，他在襄漢得讀證觀所著「華嚴經疏」，認為此疏辭源流暢，幽頤煥然。就作書寄證觀遙叙弟子之禮，並表達自己的領解，得到證觀覆書稱讚。他就專程去長安禮覲。當時證觀已七十四歲，他就常隨受學。元和十一年，他到終南山智炬寺閱藏三年。長慶元年（八二二）游清涼山後回鄠縣（今陝西戶縣），在終南山草堂寺閉關。旋遷豐德寺，專事傳法、著述。後再入草堂寺南圭峯蘭若，誦經修禪。太和年中，文宗詔入內殿，問佛法大意，賜紫方袍，敕號大德。朝臣士庶歸信的很多。當朝宰相裴休

常受法要，深入堂奧。武宗會昌元年（八四一）正月在興福塔院圓寂。宣宗追溢定慧禪師，因他對發揚華嚴教旨有卓越的貢獻，被尊為華嚴宗五祖。他的著作現存的有「華嚴經行願品疏鈔」六卷、「華嚴經行願品疏科」一卷、「注華嚴法界觀門」一卷、「注華嚴法界科文」一卷、「原人論」一卷、「華嚴心要法門注」一卷、「圓覺經大疏」十二卷、「圓覺經大疏釋義鈔」十三卷、「圓覺經畧疏之鈔」十二卷、「圓覺經畧疏」四卷、「金剛經疏論纂要」二卷、「佛說孟蘭盆經疏」二卷、「起信論注疏」四卷（會入「起信論疏筆削記會閱」）、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四卷、「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」一卷（裴休問、宗密答）等。

大師初承荷澤宗禪法，精研「圓覺經」，後又從證觀學「華嚴經」，因此融會教禪，盛倡禪教一致。他把各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的文字偈句集錄成書，名為「禪源諸詮集」，（全書已佚）。並作了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四卷現獲保存下來，建立了禪

教一致的理論。他認為「頓悟資於漸修」，「師說符於佛意」。指出一部大藏經論只有三種教，禪門言教也只有三宗，而這三教三宗是相應符合的，是一味法。禪的三宗是：

(一) **息妄修心宗** 說眾生雖然本來有佛性，但是無始無明把它覆蔽，不知不見，所以必須依師言教，背境觀心，息滅妄念，念盡即覺悟，無所不知。如南侏（智侏）、北秀（神秀）、保唐（益州保唐寺無住）、宣什（南山的念佛禪門）等的門下，都屬這一類。

(二) **混絕無寄宗** 說一切凡聖等法，如同夢幻一般，都無所有，本來空寂，非今始無，無法可執，無佛可作。凡所有作，皆是虛妄。如此了達本來無事，心無所寄，才免於顛倒，稱為解脫。如石頭（希遷）、牛頭（法融）、徑山（道欽）等都提示此理。

(三) **直顯心性宗** 說一切諸法都只是真性，無相無為。它的體非凡聖、因果、善惡等法，而即體的用，能造作凡聖、色相等法。這是指洪州、荷澤等宗。

他所說的三教是：(一) 密意依性說相教。說佛見三界六道眾生只是迷真性而起，無別自體。但根鈍的很難卒然開悟，所以不妨隨他們所見的境相，說法漸度。(這又有三類：①是人天因果教，說善惡業報，令知因果不差。②是說斷惑滅苦教。說三界皆苦，應斷集、修道、證滅。③是將識破境教。說明上述的境相，只是眾生無始以來法爾具有的藏識——阿賴耶識等八種所變現，應了知外境皆空。所以只息我法的妄，修唯識的心，和禪三宗的息妄修心宗相合。)(二) 密意破相顯性教。說所變的境，能變的識，皆是虛妄，和禪三宗的混絕無寄宗相合。)(三) 顯示真心即性教，說一切眾生皆有空寂真心，無始本來性自清淨，靈知不昧，和禪三宗中直顯心性宗相合。

大師以三教配對宗，並作結論說：「三教三宗是一味法，故須先約三種佛教證三種禪心，然後禪教雙亡，心佛俱寂。俱寂即念念皆佛，無一念而非佛心；雙亡即句句皆禪，無一句而非禪教。」

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」中，大師寫道：

「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，原無煩惱，無漏性智，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畢竟無異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禪，亦名如來清淨禪。」他又在「原人論」中闡說人的本源，先在第一「破迷執」中破習儒、道者的迷執。再在第二「斥偏淺」中破斥習佛不了義教的人的偏淺，其中將佛教分為人天教、小乘教、大乘法相教（即大乘有宗的唯識思想）、大乘破相教（即大乘空宗思想）、一乘顯性教五等，後畧述人天教等四教的教義並逐一加以批判。在第三「直顯真源」中，以一乘顯性教「頓指一真心體」為佛了義實教。最後在「會通本末」中，將以上所破斥的諸教會歸一真靈性之源，以明華嚴一乘教旨。但在大師的各種著作中，還是推崇靈知之心以為本源，可見他受荷澤禪法主張「主知為家妙之門」影響之深。大師的「禪教一致論」的歷史背景是由於當時以慧能為代表的禪宗已經大興，他在接受「華嚴」教義之前，深受禪宗思想影響，可以說他是在禪宗思想基礎上接受「華嚴」教義的。

裴休在「大方廣圓覺經序」中說：「禪師既佩南宗密印，受『圓覺』懸記。於是閱大藏經律，通『唯識』、『起信』等論，然後頓躋於華嚴法界，冥坐於圓覺妙場；究一雨之所霑，窮五教之殊教。」把大師融會教禪，盛倡教禪的因緣明白無遺地都說出來了。

大師主要的思想是繼承智儼以後的性起說。他在「華嚴經行願品疏鈔」中根據「大乘起信論」一心二門的學說，提出一眞法界有性起、緣起二門。性起是說一眞法界的體性，全體起為迷悟、染淨、情非情一切諸法。一眞法界的體性，湛然靈明，全體即用；所以法爾常為萬法，法爾常自寂然。寂然是全萬法的寂然，這和虛空、斷空不同。萬法是全寂然的萬法，這也不同于遍計倒見定相的物體，既然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全是性起，法性之外更無別法。所以諸佛和眾生交徹，淨土和穢土融通。法法皆彼此互收，塵塵悉包含世界。相即相入，重重無盡。至於緣起，有染有淨。染緣起又有無始根本、輾轉枝末。無始根本是說獨頭無明，有迷

真和妄執。輾轉枝末也有惑、業、苦分別。淨緣起有分淨、圓淨。分淨又有聲聞、緣覺、權教六度菩薩。圓淨也有頓悟和漸修。頓悟是說圓機聽聞圓教，了知一切衆生皆如來藏，煩惱生死即是菩提涅槃。漸修是說已經頓悟，更爲斷盡多劫顛倒妄執的習氣而修行。這又有離過（即離惑、業、苦），成德（稱性修行），和顯發性上塵沙功德的妙用，也就是與輾轉枝末的三障相對的。所以淨緣起門是對治染緣起門以和性起門相合的。可見大師發展了證觀的「真空觀」、「理事無礙觀」、「周遍念容觀」的「三觀」思想，而又有明顯的禪宗的烙印。大師在「原人論」中指出：

「一乘顯性教者，說一切有性，皆有本覺真心，無始以來，常住清淨，昭昭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如來藏。」這是「華嚴」思想，也是禪宗思想，是禪教一致的體現。因爲大師的「五教」說與法藏的教判說有顯著不同，其中特別表現在「一乘顯性教」上。在法藏的教判中，第五一乘圓教是專指華嚴宗而言，但大師的「一乘顯性教」實際上是合華嚴與禪宗爲一。他把禪分爲三宗、教分爲三教，認爲兩者各相對應，更明顯地把禪教不同說法會通起來，這也是以前華嚴諸祖不會談到的。但是，大師註的「華嚴法界觀門」基本上還是依據法證、證觀的思想來闡發華嚴宗「四法界」、「十玄門」的理論的。

大師又是一位研究禪宗思想和傳承史的專家。他編輯的「禪源諸詮集」（亦名「禪那理行諸詮集」）收入歷代著名禪宗大德的論述「殆且百家」，而按他們的「宗義別者，猶將十室（『都序』卷一）」。雖然這一巨著毀於「會昌之亂」。但大師所作「都序」倖免於難，使我們從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唐代禪宗的興起、發展和演變的情況。大師爲回答裴休提出的問題而寫的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，用簡明的圖表和文字，說明了中國禪宗的傳承世系、發展歷史，闡述了禪宗各派思想理論上的同異，是研究我國禪宗史的重要資料。然而應當指出：他對禪宗思想和傳承史的研究，是從南派禪宗荷澤宗的立場出發的，因此他對禪宗其他各派思想均有所批評，而對從慧能到神會南宗一派則竭誠推崇，認爲唯此一

是釋迦降世，達摩遠來之本意也」（見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）。

大師還偈說「儒釋道三教同源」。他在「原人論·序」中說：

「然孔、老、釋迦皆是至聖，隨時應物，設教殊途，內外相資，共利羣庶。策勸萬行，明因果始終；推究萬法，彰生起本末，雖皆聖意，而有實有權。二教惟權，佛兼權實。策萬行，懲惡勸善，同歸於治，則三教皆可遵行；推萬法，窮理盡性，至於本源，則佛教方爲決了。」融儒、道歸佛，後來成爲佛門儒僧的普遍目標，這是受大師「三教同源」思想影響的後果。

「資治通鑒」有這樣一段的記載：

「李訓素與終南山僧宗密善，往投之。宗密欲剃髮而匿之，其徒不可。訓出山，……」

這是說當朝宰輔李訓等人，秉承文宗旨意，僞造「甘露祥瑞」，妄圖借觀看「甘露」之機，一舉除掉權閹。結果事敗，反爲權閹仇士良等所害。「甘露之變」也牽連到大師，引起一場禍患，這是應當引爲教訓的，說明出家僧衆不應去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。

裴休在「禪源諸詮集都序叙」中說：

「圭峯大師以如來三種教義，印禪宗三種法門，融瓶盤釵釧爲一金，攪酥酪醍醐爲一味。振綱領而舉者皆順，據會要而同來者同趨。尚恐學者之難明也，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，眞妄之和合，空性之隱顯，法義之差別，頓漸之異同。遮表之廻互。……吾師者，捧佛日而委曲回照，疑噎盡除；順佛心而橫互大悲，窮劫蒙益。則世尊爲闡教之主，吾師爲會教之人。本末相扶，遠近相照，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。」爲大師作很高的評價，應當說是很中肯的。

佛法原是適應衆生的佛法，在佛法的世間弘佈中是不能沒有方便的。宗密大師的苦心孤詣，圓融統攝，倡導「禪教一致」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